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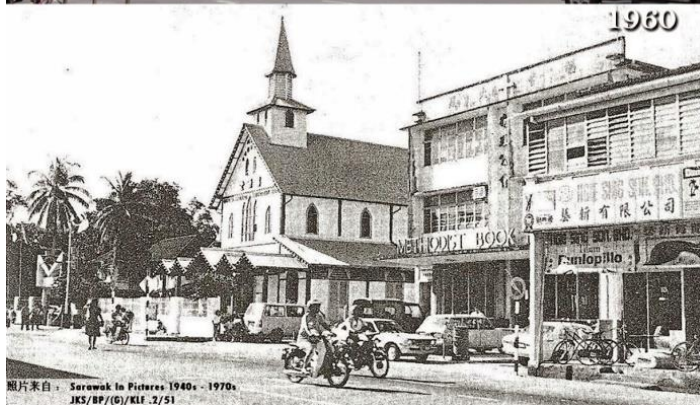
寻找家乡的故事（一）—教务长阮一心老师

家乡—对于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，只是父母的家乡。他们的祖籍都是广东，但其实母亲是在马来西亚砂拉越（Sarawak）出生，我是华侨的后代。几十年来我都没有陪母亲回家乡，直到3年前第一次和她回马来西亚换护照，才见到舅父和一群表兄弟姊妹。上次没有回到母亲的出生地，今年9月适逢有亲人结婚，我就陪母亲远赴家乡，坐了5程飞机，走访4个省，亲身体验陈氏家族浓浓的乡情。

宗派发源地

第一站先飞去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，再转飞砂拉越的诗巫（Sibu）。诗巫是只有3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，主要由福州裔华人及伊班族组成。我在诗巫找到我和母亲的教会根源—卫理公会华人信徒留下的宣教足迹。原来在清末1900年福建闽清信徒黄乃裳鉴于国家不宁，民生困顿，决定为乡民开辟新的生活途径。到1902年先后带领三批共1,118人到诗巫垦荒，以种植甘薯、胡椒、甘蔗为主，其中三分之二属美以美教会的会友，同年成立砂拉越卫理公会。之后有更多卫理公会的西教士和华人传道来开荒布道、建立教会和兴办学校，百多年来对砂拉越的华人社会作出很多贡献。

我在诗巫亲友家住了两晚，没有时间去探访教会，但在车上看到不同地方都有卫理公会的教会。其中一间规模最大、又超过百年历史的是福源堂，早在1908年在爱莲街已建立礼拜堂和英华学校，今天福源堂已更新为集教育、社会服务和宣教一体的教会。



我们开车经过有 60 年历史的卫理神学院，这是一间规模较小的神学院，开办学士和教牧学硕士课程。卫理神学院的旁边是毕理学院，是纪念卫理公会宣教士毕理先生的专上学院，提供电脑、工商管理及会计文凭课程。以前我只知道母亲是在台北卫理公会受洗，现在才发现原来卫理公会在百多年前已在砂拉越宣教，结出很多福音果子，直到今天仍然忠心地服务当地居民。



意外的收获

从诗巫开车一小时就可以到另一个人口只有约 15 万的省一泗里街 (Sarikei)，这就是母亲的出生地。母亲已超过 10 年没有回老家，在开车途中有一个特别的发现，就是找到她所念的华侨中学（现已升格为泗里街高级中学）。母亲以读华侨中学自豪，她已毕业 50 多年，这次旧地重游，她的心情非常兴奋。这所中学的校舍已更新，现在还是当地的重点学校，没想到我表哥的儿子现在还在那里念高中，成为母亲的校友。



回到母亲的出生地泗里街椰甲，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陌生是因为那里有很多马来语的路牌和广告，也有不少马来人居住。3层的楼房，地面是店铺，上面两层是住房，感觉像我以前住在菲律宾良友电台所在的平民社区。熟悉是因为见到讲广东话的舅父，还有祖屋里挂满的亲人照片，这些照片是我以前在亲人的脸书上见过的。今天来到母亲的祖屋，虽然已经重新装修，但我仍然可以想像当年外公、外婆和6个儿女，还有不少孙儿女，一起挤在这3层旧楼居住的盛况。这里有母亲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一椰酱饭和沙嗲串烧，还有卖各样粮油食品的杂货店，现在我表哥一家回来打理今年重开的杂货店。我的意外收获是在家乡骑单车，我患湿疹停了几个月没有骑车，没想到会在母亲的家乡自由自在地骑单车。



惊喜的重聚

这次回老家的重任就是参加婚宴。舅父的大孙女出嫁，一对新人和双方父母特别从另一城市飞回老家，宴请泗里街的亲朋好友、街坊邻里。我不知还有多少亲人在老家，没想到竟然有17桌的客人。母亲很开心见到很多旧朋友和乡里，经过多年的分离，虽然有些大家都不认得对方，但是多谈几句往事就能相认了。在中式酒楼喝喜酒，热闹程度和饮食文化有点像内地的乡镇，菜式当然与香港的广东菜不一样，可以尝到一些怀旧菜，如金银腩（肥猪肉加猪肝）、红烧猪蹄等。最不习惯的是宾客在席上大唱卡拉OK，大声唱着闽南、广东和国语歌，说要为新人送上祝福。更叫我惊讶的是在酒席的尾声摆上的甜品。婚宴一般都是莲子红豆沙，出乎意料竟然是一大盒家庭装三色雪糕。侍应只给10个汤匙，没有给我们小碗，打算让我们不分你我同吃一盒雪糕，真让我大开眼界！



另一个加插的任务就是陪母亲找几十年没见的同学，母亲凭着依稀记得的地址，在小镇的街道上寻找一间不知是否还存在的杂货店。经过母亲锲而不舍的求问路人，终于找到一间几十年不变的老字号杂货店，可以跟母亲当年一起去台湾留学的学妹重聚。岁月催人，想不到眼前头发斑白、身体瘦削的婆婆，竟然是当年外语系的留学生。前辈为家庭牺牲很大，从台湾留学回来继承父业，几十年来守着杂货店，照顾弟妹，没有结婚，现在还在店里当总管。相比之下，母亲看来年轻很多，一方面是她染黑了头发，打扮比较新潮，另一方面是母亲的性格外向。1962年华侨中学有3位毕业生拿到奖学金去台北读大学，母亲是其中一位。舅父为了帮助外公打理种植橡胶园，没有完成高中就回家帮忙。母亲就选择出国留学，第一次出门经香港到台北，从此改写了她的一生。上一次前辈见我母亲，是母亲带着只有8个月大的儿子（我哥哥）回乡，没想到40多年匆匆过去，我才首次回到家乡。虽然我已不是小孩，但前辈还是给了我一封大利是！



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出国，或毕业后回砂拉越工作，我就不会出生在香港，我可能也是一生守在杂货店里。母亲离乡背井50多年，经历了不少艰难与坎坷，蓦然回首，还是感谢主奇妙的带领和丰富的预备。万里回乡之旅还有很多站，下次再与你分享我的难忘体会和经历！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://new.ltshk.net/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